

厘清边界：“共享经济”才有望不变味

□ 潘启宸

经济打开增长通道,尤其没有为那些原本享有体面工作但因金融风暴而失业的人提供像原来一样有保障的生活,正是“创造性破坏”的新技术打开的“共享经济”对原有工作岗位数量产生了挤出效应,甚至将这些抽象成了一个新名词——“经济奇点”:一个财富集中在那些极少数特别有能力的人手中的“点”,从而成为一个几乎没有消费者需求的“点”,进而成为一个从内摧毁整个经济的引爆点。

有种观点认为,共享经济会自动地让社会少消耗“东西”。希尔认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理解他早前曾提出的“折旧经济学”。如果更多的人共享同一台设备,就意味着这台设备将磨损得更快。一个普通司机每年行驶的平均路程大约1.25万英里,包括上下班、去杂货店、看电影和旅行。这意味着他们的汽车将可持续使用约12年

（假设汽车使用寿命是大约15万英里）。但如果司机用自己的汽车加入“优步”运营,即使在很注重保养的情况下,他们每年也要平均行驶4.5万英里甚至更多。那样,同一辆车的寿命不能持续12年,而是现在这种持续使用不到4年。

希尔认为,“折旧经济学”也适用于“共享”你的自行车、电钻、洗衣机,和任何其他类型的个人财产(不包括住房)。共享经济能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更多具备理论性而非实践性,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了。换言之,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或数据表明,共享经济能促进经济实现更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承诺”与实际产生的效果相比,更多只是一句口号。

《经济奇点》
【美】史蒂文·希尔 著
中信出版集团

面对这场经济浪潮,你或许觉得自己是个路人、看客,或许充其量是个受益者,仅此而已。但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蒂文·希尔在《经济奇点》中却告诉人们:远非如此,你应当成为红利的共享者。因为在他看来,在共享经济迅速突进的背后,是人不敢出的经营状况,一轮又一轮的融资热潮以及不断曝光的破坏性行为。他的这部新著为此深入探究真实鲜活的共享经济从业者生活状况,力求挖开共享经济的核心与本质,聚焦共享时代的经济解决方案。

希尔在调查中发现,在美国,共享经济包

千年金融史

□ 夏学杰

《千年金融史》不仅有千百年来世界金融发展历史的描述,而且它不满足于对金融发展路径的泛泛而谈,还试图阐述到底金融是什么,金融具有何种功用,纠正人们对金融的误解以及偏执认识。

一说到金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钱,或是一些有价证券什么的。在作者戈兹曼看来,金融不只是钱,它是一项技术性工具。金融具有四个关键要素:在时间上重新配置经济价值;重新配置风险;重新配置资本;扩展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渠道和复杂程度。

可见,金融直接面对的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金融绝非简单的钱,而是要跨越时间和空间去解决资源有限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矛盾的工具。

通过对数千年来金融在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探索,戈兹曼详细阐述了货币、债务、银行、企业等令人惊奇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如何推动了城市中心的扩张,并促进了文明的繁荣:正是金融推动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向帝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并为引领欧洲走向世界的贸易扩张提供了保障。

作者在中文序中言:“与其说《千年金融史》是一本为欧洲读者写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为中国读者写的书。”虽有点夸大之嫌,但此言绝非客套,本书共有四个章节,其中一个章节就是专门写中国的金融历史,名为“中国的金融遗产”。

戈兹曼认为,中国在金融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发展了自己的货币经济,自己的会计和金融控制制度,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质证券——纸币。这些金融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在欧洲。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金融问题。

作者对中国古代金融问题的研究,使其收获了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金融问题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解决。因为中国货币和铸币的发展轨迹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完全不同。戈兹曼对《管子》和管仲的推崇,对交子和中国买办阶级的努力的肯定都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辉煌的历史。

【美】《千年金融史》
威廉·戈兹曼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

□ 禾刀

选择。换句话说,行医纵然重要,毕竟算不得读书人的正业,这也是吴楚被父亲责怪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吴楚对以行医为生“颇为不屑”的重要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孙一奎就要世俗得多。作为半个读书人,按照孙一奎自己的说法,其步入医生行业纯属名医青睐,这样的色彩未免太过传奇。如果考虑到《四库全书》编者对孙“唠唠叨叨,行文冗长,枝节比正题还多,大概只是要标榜自己的名声,不打算发展浑身的医生理论”等评价,除了医学本身,孙一奎关于个人的传奇经历似乎颇值商榷。

当然,作为一名必须直面患者的医生,明清医生总会面临病患之外的诸多困惑,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患者家属的病急乱投医。俗话说,“倒毒医生看病头,走运医生看病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医病有其规律,除了极少数病或可能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绝大多数病还需要慢慢调理。然而,患者家属很少有如此耐心的,所以才会有多位名医会诊,甚至是通过祭神请神治病。

袁丰恩认为,“下层民众的无知和顺从,也可能是出自医者想象或投射”,因为多数时

候,“明清的病人确实对自己的身体、疾病、健康以及医疗的方式,自有一套见解和意见”。就像今天的一些病人,似乎总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病因。民众对于医生医术的想象融合了许多现实,比如“魁然长髯者”往往被视为名医。基于这样的认知,一些医生宁愿患者是“医盲”的想法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明清时代从医没有准入机制,学医者中既有像吴楚这样的自学成材者,也有像孙一奎那样经过“名医”的栽培者。而一个人能否成为名医,除了本身医术过硬,有时也取决于对世俗的顺应。如果没有高官沈桐撰文推荐,孙一奎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在权富群体中树立口碑名。

考不了功名,医得好病人,对儒者也算是道德的有益补充。不过,明清医生面对的最大困惑是,不管如何有拿牌,也很难赢得病人的完全信任。

当然,信任二字不只是明清医患关系的症结,300多年后的今天,又何不如此?

《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
袁丰恩 著
商务印书馆

抚慰孩子们失落的灵魂

□ 阿迟邦崖

实,共分两部分,第一块是她写给大人的信,诉说细微、深透,概观全书,既有悲悯淡雅的文字,又有深情灵性的图片,既有横向的生活姿态,又有纵向的人生思考。

扎西拉姆用了十年之久才和生活达成妥协、彼此谅解。按她的看法,人与生活是互相考验和选择的。她如是解析:“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工作和生活方式应有更多选择,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不会饿死,爱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可以不执著它。”这一观点显然不适志向高远的人,但是绝对可以为大众而存在。

本书后二十三封信是扎西拉姆当初应儿童杂志为孩子们写的回信。孩子的文字虽稚拙,却表达出了真实的苦恼,他们因长期困惑人生之路更为彷徨。扎西拉姆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来解读生活中的诸多不解,因各人不同的境况,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字字句句透着真切

体谅。

扎西拉姆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到那些孩子的来信,认为它们比她的回信更值得了解,大人们阅读后,或能回归纯真,重新认识提时的自己,从而看到目下的自身问题。诚如扎西拉姆所言:“我写下的不过是自己的治疗方案。”大人要做的则是依孩子的实况总结出一个适合的、足以疗愈的答案,这样才能真正地去爱孩子。

本书对成年人的成长提出了一个先决性条件:抚慰孩子失落的灵魂。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让成年人明白,自己的孩子看着可爱,实际也有苦恼,过得并不快乐,需要更用心地去开解。

《虽然不相见》
扎西拉姆·多多 著
九州出版社

速读:

死亡滑过指尖:文学大师笔下的生命哲学

□ 珊慧 整理

实。

这里的讽刺意味极浓,因为伊凡·伊里奇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法规打交道。因为他是一个法官。所以,他本身就代表并执行着各种法律法规。事实上,故事一开始就笼罩在法律的氛围中,发生在法院的大厦里,庭审休息时。法官和检察官们一边休息,一边对最近的新闻高谈阔论,并沉溺在有关职位升迁、调动和薪水等的闲聊中。

读者很快会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讽刺,各级法律理念在传达截然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意思,而这些都在托尔斯泰的故事中发挥作用。有非常严苛的法律条款,但也有社会和道德规范。有生物规律,也有物理规律。同时还有超越自然范畴的宗教条例,它们将一个人的生命进行审判,并且绝不屈服于世俗法官的管辖。

那天,法官们聚集在法院会议厅里谈论的一大主题是他们的同事伊凡·伊里奇已经死亡的新闻报道。像往常一样,这则新闻得到的只是大家敷衍的同情和微不足道的关心。大家都在询问其死亡原因,但是暗地里,每个人都希望他的死亡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利益。同时,大家都感到很满足,死亡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死的是他,又不是我。”

结束就是开始

虽然这个故事看上去以一种无知的方式强调死亡的临床客观事实,但是,托尔斯泰未明确说明的文化参照引导着我们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当作对人固有一死的一种深思。尘终将

归于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难道没有断言哲学家们首先关心的是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斯多葛学派通过蒙田在数百年后回应并强调了这一点。蒙田受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启发,致力于将文章的主题定为“讨论哲学问题就是学会死亡”。另外,帕斯卡在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时,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暗喻,将生命比作一种死亡的宣判。我们都是死刑犯。帕斯卡说,想象一下,被囚禁的人们,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一边看着他们的同伴一个个被屠戮,一边悲痛而绝望地等待着自己被处死的那一刻:“这就是人类社会现状的画面。”

我们对自己撒谎

托尔斯泰的非凡成就在于,他在表达伊凡·伊里奇面对死亡的恐惧时,没有使用任何哲学的或者抽象的措辞,而是从个人发自肺腑的经历出发。恐惧的汗水变成了主角的肢体语言。从托尔斯泰最早的创作时期开始,他自己就沉迷于死亡的阴霾和对死亡的恐惧中。托尔斯泰的很多短篇小说专门研究了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尤其是《三死》以及后期的作品《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亩地》《主人和仆人》与《工作、死亡和疾病》。

托尔斯泰知道,恐惧和战栗始终是极其个人化的,以至于对死亡的探索完全是在孤独中进行的。然而,放弃的感觉也伴随着对共同命运和共同的人性的意识而产生。伊凡·伊里奇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是李尔王;但是通过他的病,像李尔王变疯那样,他发现他也不能“免于战栗”,他那常常被侍臣们亲吻的

手散发着死亡的气味。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启示。关于我们一直以来的活法,它告诉了我们什么。伊凡·伊里奇明白了——这个教训可能来得太晚了——空虚、自欺欺人、虚假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核心。生活中,我们都在否认人类的真实情况,当我们假装忘记死亡时,我们就对自己撒谎,并且这个谎言与其他毁坏我们道德的谎言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对精神空虚的谴责。

伊凡·伊里奇的痛苦

托尔斯泰最初打算以第一人称日记的形式叙述绝症的发展。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以第三人称写他的小说,这使得叙述过程更加复杂。既要考虑角色的内在和外在,又要考虑结合客体和主体,还要把本质上个人极为隐秘的经历大众化。

如果托尔斯泰仅仅从这个垂死之人的视角描述了几个月的遭遇,他就会把这个故事孤立起来,限制了体验的范围和影响力,这种体验使读者能够轻松地找出一个病人的恐惧和痛苦。第三人称的叙述使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可能,把它转化为一个普遍的现实,废除主体和客体之间所有的分界线,并且让不安的作者和读者感受到伊凡·伊里奇的痛苦。

《伊凡·伊里奇之死》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故事。调解和转化由涉及叙述者和读者的第三人称所实现,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故事。伊凡·伊里奇盯着死亡(在俄语中“死亡”这个词是阴性的),这一现实是残酷的。此前,在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作品中,小说人物和死亡进行了

新书导读



《如花美眷,抵不过似水流年》
白落梅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本红楼,包含了人间万象,众生百味。仿佛世间万物的善恶美丑,聚散荣枯,阴晴圆缺皆落于书中。有人看见名利,有人看见情爱。曾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到最后,付与风烟夕照,衰草枯杨。一切始于梦,也终于梦。



《腹地的构建》
【美】彭慕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彭慕兰在书中将大运河与黄河交汇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作为解剖对象,探索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政策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以及给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变迁所造成的影响。



《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
树才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著名诗人、法语翻译家树才的12堂诗歌课,用诗意守护童心的自由清澈,引领孩子走进诗歌的王国,在体味古今中外大诗人美妙诗意的同时,让孩子学会写下自己的诗。



这本书提供了独特且持续愉悦的对话,它与我们时代最博学、最明智的评论家之一,探讨了人类存在的伟大真理,即关于死亡的持久认知。这个人既充满活力又自觉地沉思过去,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文学作品中的慰藉与不适中专注于对死亡的研究。

决死的对抗。就是在《战争与和平》中,发生在安德烈王子死去的那一刻,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受伤,在痛苦中挣扎了许久:“她在门后”……又一次,她在外面紧紧按着门……她进来了,她就是死亡,安德烈王子也死了。令人顿悟的死亡景象萦绕着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残酷的景象巧妙地和时间结构相联系。这部小说以死亡结尾,同时也以死亡开始:报纸宣布,法院的八卦、灵堂中的遗体、与会哀悼者的琐碎和虚伪的礼仪。

托尔斯泰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告诉我们关于伊凡·伊里奇的童年、青少年恶作剧,职业生涯规划和很快就没有了新鲜感的婚姻。相反,他在伊凡·伊里奇死后开始他的小说。这种透视的观点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指向未来,如果这不是为了主角,那么至少是为了小说中那些比他活得长的人物,也为了读者。

《死亡滑过指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美】维克多·布朗伯特 著